

我参军所在的部队是山西决死纵队的老底子,于是传下了一种固定的军旅食品——合子饭。

合子饭就是杂烩饭,把面片、白菜、土豆煮成一锅,再放些隔夜剩的米饭,撒上盐,搅一搅,开饭。刚吃时很不习惯,觉得味儿不正。又觉得这合子饭黏糊糊的一大锅,白菜土豆(有时还有黄豆)搭配在一道,倒没什么,关键是还放面片(也不乏面条)、米饭,不伦不类至极!按理说,面条有面条的吃法,炸酱面、清水面、牛肉面,都成,哪怕是刀削面也凑合;大米顶好煮粥喝,解乏,败火;白菜土豆黄豆之类,自然是烧汤的料,烧汤时加些肉片,撒些葱花,也是一顿绝妙的早餐。

可军营里偏偏吃合子饭,而且顶可气的是天天吃,不换样也不改味,非把人吃到视合子饭如仇敌的地步不可!

据说合子饭是山西的特产。我们部队的首长,从营长到团长直到师长,再往上可追溯到军长和军区司令

## 那些年那些事儿

### 合子饭

□高洪波



员,大部分是山西籍贯。于是,吃合子饭自然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法规,不吃合子饭反倒成为不可思议。

其实,到了我当兵的时候,部队的成分早变了几变,最多的是贵州和四川两省的士兵,操着节奏极快的乡音,“老子”(与道教无关)、“老子”不绝于耳,快活地驰骋于军营间。更妙的是炊事班长的人选,百分之八九十由四川人充当。他们大多是简阳、泸州一带的农民,烹饪手艺颇佳,于是掌勺于一连的厨房里,很委屈地煮着合子饭,总感觉才能得不到最大程度的发挥。

这么一来,合子饭渐渐开始变味。先是变辣,因为四川人嗜辣如命,合子饭中开始出现鲜红的干辣椒,它们漂亮至极地置身于白菜土豆之中,显得落落大方;继而变酸,合子饭里出现了酸菜、腌苦菜的身影,偶尔还浮现出洁白的酸萝卜块,打破了昔日的单调。嚼起这些捣乱分子时,我们常常勺敲碗边,叮叮当当,表示出对炊事班长些微的敬意。

值得说明的是我们就餐的饭厅空空如也,于是一律蹲在地上吃合子饭。三五成群,喝得山响,这也似乎符合晋俗。赵树理的许多小说都有过这方面的描写,只不过他笔下的人物端的碗更大更粗,碗里的合子饭的质量要稍为逊色一些罢了。

蹲在地上吃饭好处很多:一是进餐方式古朴,接近于最早的人类,因为人们吃饭的历史肯定早于桌椅的历史;二是使胃部下沉,力量集中于两腿,胃便加大容量,吃得多且快;第三点是活动自如,喝一碗合子饭换一群聊天的对象,碗随人走,左右逢源,所以,我至今认为蹲餐制最好。

我曾有过近十年的蹲餐史,以至于每次探亲归家,头一两餐饭总吃不踏实,不香,也不饱。后来悟出是因为坐在饭桌前的原因,径自端一碗饭蹲在床边吃,父母兄弟均感愕然,经解释,也就听之任之了。

更怪的是住在家中半个月,每日鱼肉不断,临走非惦记着吃一顿合子饭不可!母亲不会做,我亲自动手。配齐作料,一锅烩出,甚至淋上香喷喷的麻油,端上桌后家人们均不赏脸。

还是母亲理解儿子,端上一碗吃得似乎很香。我赌气连吃三碗,猛然觉得合子饭一点也不好吃,最后一口咽了半天。当我意识到自己是坐在饭桌前就餐时,才找到了吃不出滋味的缘由,想愤愤地蹲下身,竟蹲不下去,因为合子饭胀满了我的胃。

回到军营,一吃合子饭就倒胃,医生说是植物神经紊乱,又说是慢性胃炎,让我住院治疗。

合子饭就这样离开了我,我后来也告别了军营,告别了不同风味的合子饭,告别了蹲餐制和大通铺。

公平地说,合子饭营养丰富,我甚至可以考证:关云长之所以面如重枣,身长九尺,是因为他从小就吃合子饭的缘故!

信不信由你。

## 爱的果实

□尤今

10月,在大连。

秋天的太阳,是一把金色的刷子,把偌大的果园搽成妩媚的蜜色。将熟未熟的苹果,娇羞地躲在丛丛绿叶中,大胆地渗出些许艳红。微风过处,铺天盖地的树叶与树叶发出了悦耳的呢喃。

想拍果园风光,然而,感觉画面过于清冷,于是,冒昧地请求正在扫除落叶的清洁工充当园丁。他欣然同意,放下手中的竹枝扫帚,快步走到果树旁,以手托着枝丫上的苹果,面向镜头,表情生硬如石雕像;请他换个姿势,他以粗鲁而又笨拙的手势用力把树枝扯下来,猛受惊扰的绿叶和苹果,垂悬于他木然的脸庞旁,显得畏缩。紧接着,更换了几个姿势,拍出来的照片都不符理想。我强烈地感

觉,画面里欠缺了一些很重要的、但又说不清的东西。

徒劳无功地折腾了老半天,如假包换的园丁出现了。

听到我的请求,他二话不说,敏捷地走近苹果树,轻车熟路地将枝丫上的苹果温柔地捧在了长厚茧的掌心里,眯着双眼,微笑,鱼尾纹像一把玲珑的小扇子,快乐地成辐射状地展开着。苹果得意地闪着亮泽,他的眸子骄傲地闪着亮光。这个园丁在苹果园里工作了20多年,树上每个健康的、硕大的、饱满的苹果,都有着他的汗水、他的心血、他的欢喜。

我连续地按着快门,拍下多帧精彩

的照片。

照片有个美丽的标题:《爱的果实》。

## 谈天说地

### 一说便俗

□孙香我

多年前我曾戴过一枚金戒指,是那种老式的韭菜叶子形的。有一回单位开会,一个同事坐在旁边看到了,便说,你也戴这个东西啊。听话听音,人家没有说出口的意思我当然懂,你又喜欢读书,又喜欢写文章,怎么也是这样的俗不可耐。我一笑,一句话也没有说。这枚戒指是母亲生前一直戴着的,母亲去世后,我就戴了好长一段时间。如果是好朋友相问,我应该会告诉朋友这枚戒指的来历。

知堂有一篇读书笔记,是谈清人余怀的《东山谈苑》,开首便言:“《东山谈苑》卷七云,‘倪元镇为张士信所窘辱,绝口不言,或问之,元镇曰,一说便俗。’此语殊佳。”知堂不止一次在文章里引用过这一段,可见他是很相信倪元镇的这个“一说便俗”。

我也很相信的。平生被人误解过太多,我却总不大想解释。又不免被人冤枉,也是不想喊什么冤。有我曾经信任和佩服的人,忽然变脸,叫人错愕,我也是一直沉默,连一个字都没有对对方说。又曾遇到过一些莫名其妙的男女,我更没有责问过一句。甚至有人自以为戏弄和羞辱了我,我也是坚决不开口,好似一点反应也没有,这就像是让人家一拳打空了一般,怕是要很扫人家兴的。看我这样碰到什么都不愿意说,或许人家又要误会了,以为我这个人真是一副好脾气,其实才不是,我最知道自己的,哪是什么好脾气,一句不说正是自己的臭脾气,真要叫声惭愧的。

汪曾祺说过,文章要写得好,能不说就不要说。此老高明,深谙文章三昧。所谓“一说便俗”,也就是一说便不好看。但既然不说是我辈的脾气,却也可以再来下一转语:不说是说。

## 大家V微语

### 主人

□程筠

●斜阳里,微风习习,那只白色的小猫,正在台阶上打理自己。有时,它和同伴又会在谁的车顶上呼呼大睡,树影刚好当被。逢人经过,闭眼懒得睁,身也懒得翻。更多的时候,它们像极了萍踪浪迹后归隐的“侠”,不问人们早出晚归的匆忙,偶尔会或远或近地旁观孩子们的打闹嬉戏,却从不出小区。

●小区里的人,习惯称它和它的同伴们为流浪猫,可它们和人,究竟谁更像这些楼宅的主人呢?在无人问津的角落寻见,它们是如此乐天知命,守土安居。宠物们拥有主人,而它们,却拥有大地。它们是流浪猫?才不是,它们是世界的主人。

## 文史杂谈

### 自然写作

□阿来

自然写作应该呈现三个方面:首先是要呈现对这个事物的研究观察的过程、研究的结果,要梳理并吸收当前知识界对这个事物的已有研究成果。其次,在写作的过程中,一定要有一个主人公,这个是非常重要的。是谁在观察,是谁在思考?中国有一句话,叫天人感应,我认为这一点在真正的自然观察中是可以建立起来的,我们姑且称为“感于自然”。这是一种了然于胸的微妙感觉。最后,我们不必考虑具体的文体定义,如它是科普还是报告文学。我觉得好的文章是不断突破旧有成规的。如果今天的科普写作一定要坚持一种状态,那是狭隘的,文体是在不断变化的,非虚构的写作也在不断写出新的样式。我认为科普写作不要急于命名,急于定标准,有时候最有魅力的地方刚好是溢出标准的地方,这种文体得到新的生长空间,探索了新的写作路径。苏东坡说的文无定法,是就创作本质而言的。

自然写作中,知识性的内容一定要有,但这不是唯一要追求的,我们过去的科普写作过于追求知识而忽略了其他。我自己也经常带着相机在高原上拍花看花,从镜头中看见的哪怕是一朵小小的野花,它的色彩、样式可能让你有两种情愫产生。一是那种纯粹的对于生命奇迹的礼赞,那种纯粹对自然之美的欣赏;另一个是你抽身于世的感悟。等下一年再去看不一样。

作者在写作过程中,知识的部分可以自己学,在习得后一定要有深化。这深化包括两个方面,一个是对生命的感受,你面对的是生命体,不是一部冰冷的手机,它是自然演化的奇迹,这个生命体中包含了一些我们可以语言化的内

涵,比如你与它发生的某种共振的感应。另外,这种纯粹的美来源于我们观测的对象本身。

我想强调的是,在中国的美学中,精神层面的东西通过我们语言的工具来承载,但现在我们对语言的处理不够尊重,对它的美学内涵挖掘得不够。我曾经注意过,洛克在云南丽江住过很多年,他还写过一本关于丽江历史文化的书;徐霞客也到过丽江,也写过关于周围地理的书。两相比较,虽然徐霞客开启了中国的科学写作,而且文字很美,但是与洛克所写的丽江相比,徐霞客的文字显得细节太少。我有意把两个人的文字拿出来进行对比,洛克了解这个地方的地质演化历史,所以他知道某一种岩石意味着什么。但是,为什么徐霞客的书写我们今天还愿意读,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是文字。在描述景物时,他的文字非常优美,这是中国一直以来的抒情写景的传统,很多时候知识会过时,但好的文字永远不会过时。

我们现在的博物方面的书,分为两类,一类是有经典意义的,比如梭罗、利奥波德和缪尔的,还有一类是工具性的。我们工具性的博物读物做得比较差,实用且高质量的地方性植物观赏手册、国家公园手册很少,有些过于专业,不是普通爱好者可以用的。我相信高质量的读物慢慢会出现。

我在美国的时候,曾经访问一个航天专家,他说美国科学家有两大责任,四五十岁之前,精力旺盛,主要是做科研,但之后,科研的高峰期过去了,就有责任开展科学教育和科学传播,他说这是美国科学界的一个共识。我想我们的科学工作者也可以朝着这个方向发展。

